

主 编 冯世荣

副主编 王 健

临刑前的杀手锏

lin xing qian de sha shou jian

东方剑书系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东方剑书系

主 编 冯世荣
副主编 王 健

临刑前的杀手锏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行前的杀手锏/冯世荣主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7

ISBN 7-5321-3021-5

I. 临… II. 冯…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9247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周志武

临行前的杀手锏

冯世荣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1,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3021-5/I·2316 定价:1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15

序

陈福宽

据说,拿破仑将文学作品的影响同武器的威力作过比较,结论是一支笔等于三千枝毛瑟枪。这样比喻虽不尽科学,但说到了文学的重要性。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举些事例。巴金先生在 20 世纪初创作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曾激励无数青年同旧礼教决裂,冲破封建牢笼,走向光明。上世纪中叶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我国当代小说《青春之歌》,影响了大批知识青年,追求真理,参加革命和社会进步活动。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文学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属精神范畴,但其作用绝不能低估,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通观中外历史,凡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文学,就会极大促进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反之,落后、腐朽、反动文学则给社会以破坏,给民族以灾难,给历史以倒退。社会主义文学在建国后有过兴衰起伏,“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经过拨乱反正,得到进一步发

展和繁荣,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法制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着法制的普及性、故事的惊险性和文学的可读性,成为读者喜闻乐见、久盛不衰的品种。法制文学除有文学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外,又有着法制的严肃和权威等政治属性,还有着益智、认知和净化功能。特别是净化功能,即通过正义与邪恶的鲜明对立和生死较量,弘扬正气,鞭笞丑恶,宣传法制,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惩恶扬善、醒世净化的作用,是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替代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制文学在这方面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作用越来越显著。自“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期间,法制文学以准确、健康的内容和通俗、生动的形式,成为公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可以断言,随着我国法制的进一步完善,法制文学会更加发展和繁荣,将在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显示其独特的重要作用。

《东方剑》月刊是传播法制文学的重要载体,自创刊以来,不断推出一批又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结合较好的作品,有的还获得全国性的奖项。编辑部将优秀作品汇编丛书出版,不断提供读者欣赏和学者研究之用。这套丛书有汇编旧案新撰类作品集《临刑前的杀手锏》、社会法制故事类作品集《带血的郁金香》和反映女囚生活的《阴谋中的新娘》。旧案新撰类作品不是旧案的翻版,而是运用新资料,采取新视角,加以审视重撰,有温故知新之感。而社会法制故事则

是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新问题,创作成法制故事。作品以法律为准绳,以道德为规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寓教于阅读之中。

当前,我国已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法制文学必须认清历史使命,积极为这伟大目标“鸣锣开道”。法制文学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满足广大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做出新贡献,为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提供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

我们期望《东方剑》月刊发表更多佳作,期望“东方剑书系”越编越好,为发展和繁荣我国法制文学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目录

序 陈辐宽

大汉奸陈公博最后的日子 曹峰峻(1)

义仆刀劈伪市长 陆茂清(14)

周佛海魂断“老虎桥” 曹峰峻(28)

蒋介石谋刺抗日名将 柳 梈(41)

汪精卫藏宝秘案 曹 斌(56)

临刑前的杀手铜 曹峰峻(69)

汪精卫被刺案侦破之谜 吕 平(78)

张元济被绑记 娱 人 谭 鸣(91)

陈独秀身陷老虎桥监狱 野 川(98)

天长节爆炸案 陆茂清(108)

弹炸“东北王” 金 漪(119)

陈赓狱中拒降记 曹峰峻(130)

死里逃生的宋子文 谭 娱(141)

覬觎大清珍邮册 曹 斌 馨 舒(151)

李士群“毒杀”之谜 曹峰峻(164)

活埋石友三 郑 欣(180)

惊动蒋介石的“金都”血案 姜龙飞(192)

粉红色骷髅·1937 管新生(200)

大汉奸陈公博最后的日子

1

1946年3月21日清晨6点钟左右,5辆警车从中山门出了城,沿着中山陵脚下那狭小而高低不平的公路静静地向东驶去。车队前后2辆满载荷枪实弹的军警,中间3辆全用黑色帘布遮掩着窗子,人们不知道是要处决战犯还是要处决汉奸了,这是抗战胜利后常有的事。但奇怪的是,车子路过那片杀人的恐怖林区,既没有鸣放警笛,也没有停下。

只有一个人最清楚,那就是被押在第二辆车上的大汉奸陈公博。就在前一周的晚上,南京政府向他通报,关于他的罪行,业经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局决定,交由当时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判。同行被押解的还有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等几个汪伪政府的巨奸。此时的陈公博,这位昔日的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在车子里紧闭双眼,任一道道闪电,透过黑色窗帘的摆动间隙,在他那有些浮肿的脸上——划过,他

倾心听着来自车顶的那仿佛暴怒已久的雨点声,这让他多少有点惊骇,也同时让他那颗自被从日本引渡归来整天悬在胸口而慢慢复归平静的心又开始“沸腾”开来,怎么也无法抚平。

他在想 1944 年 11 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代理主席怎么会落到他这个倒霉鬼头上的。是自己不识时务,还是当时自己权欲太大?是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还是被意外的“黄袍加身”?是命中注定的“末代皇帝”,还是命中注定的替罪羊?

他本来想以此想一些事情,让心情平静下来,哪知他越想越无法平静,气息急促,头顶处渗出许多冷汗……

下午 3 点多钟,车队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大门前停下,已经有些走不动路的陈公博,被两个年轻的军警夹着,押进了通往监室的黑色铁门。当高大的铁门在他们身后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陈公博似乎觉得自己的身子抖动了一下。他回头看了看那将他与自由隔开的黑色铁门,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定意义的世界,这与他刚从日本引渡归来关在宁海路 23 号的军统拘留所不同,他觉得那只是老蒋在特定形势下对自己政治解决的一种特定程序,当然这是他一厢情愿的乐观想法。现在将他押到苏州地方法院审判只是老蒋不肯饶恕而又故意回避他的一种借口,他太了解蒋某人的个性了,因此,他觉得自己这一年来的京城磨难,深刻的悔过,以及种种甘愿忍受屈辱,以换取老蒋点滴的怜惜和政府一丝宽容的愿望,都成了一种徒劳的自我安慰。

2

陈公博自进入看守所就一直阴雨连绵,这让他本来灰暗的心理更加忧郁,茶饭不思,人看上去消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

好不容易等到放晴的天气,大约是入监的第十一天,他独自踱出监舍,让一名看守搬来一张凳子,他坐下后仰面朝着大墙外的空旷天空望去,他知道大墙外的春意正浓,他当着看守的面吟起那首《忆江南》,看守竟当着他的面称赞他:“陈主席真是吟得好!”话音刚落,陈公博转过脸来打量这个年轻看守,当时把那个看守吓了一跳,自知失口地四下张望了一下。也许是看守一时冒失脱口而出,但对于他来说,却让他既感伤又慰藉。老百姓对他的是非功过并不是太清楚和太在意的。他得知小看守也喜欢古诗词,于是决定适当时候写几句送给他,他甚至觉得如果不是这种处境,他就会立即封他个很不小的官。

吃过晚饭,他一个人踱到外面,站在那属于他的一方天地,欣赏起这久违的、平时并不在意现在情境独特的月亮。月亮在浅淡的云影中穿行着,忽暗忽明,恍若他此刻的心情。他仿佛自己也行走在月中,看到了南京的梅花山麓,他的领袖汪精卫在坟墓里向他微笑,他此时并不清楚他的领袖的尸体已经被扬灰的事实,那片梅花地有他太多的情思。在安葬汪氏时,他甚至对自己百年之后的位置和阵势都已一一考虑,他和汪氏紧紧围在孙总理的左右,供千秋万代敬仰。然而,他隐约之中闻到的日本出町寺田别庄的樱花香,使他沉浸得很深的陶醉开始清醒,他明白那里有他叛逃出国永远抹杀不了的丑恶历史,有他炮制的足以摧毁他精神灵魂的自杀丑闻。这让他前面的整个思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以致让头顶的月亮变得惨白、凄冷。这只是春天,但他却觉得仿佛到了深秋,到了严冬。

不知什么时候,寒山寺的钟声十分低沉地在朦胧的月色中传来,这令他觉得此时收住不堪回首的思绪恰到好处。但他觉得光收住还不够,做一个收尾才符合他为官多年的个性,于是他来了有一丝冲动,他要写点什么,即使抄点什么也不枉了这难得的良辰

美景。他向年轻的看守张良才招了招手，他已知道了这个看守的名字。当张良才知道是要笔和纸时，急忙外出找去了。不一会儿，纸和笔都放在了他的面前，他铺开了纸，沉吟片刻又摇了摇头，张看守不明白其间的道理，而他本想借书言志的想法终究被他在片刻中私下推翻，他觉得这也符合他的做事原则。于是他朝张看守笑了笑说：“张看守，今天我还不能写出自己的东西给你，只有抄一段给你吧。”张看守激动万分竟不知言语。他拿起笔抬起头静静地望着那依然深入浅出的月亮，当沉浑的钟声又从大墙外的旷野中迂回而来，他的手开始挥动起来。只一瞬间，一首诗句跃然纸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字迹未干，在月光下似有泪色，他不禁深有感触起来。他让张看守拿去墨迹时顺便说了一句：可否弄点儿酒？张看守也顾不了那些禁令了，何况是上司让他区别对待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不一会儿，老酒和一小碟茴香豆上来了。

两杯下肚似有些飘然，自执政以来，半点不敢懈怠，本就不大饮酒的他几乎和酒绝缘了。今天在一个特殊情况下，他竟主动向一个看守索酒，且当着看守的面，不管是什么酒就一下子弄得微醉，让他明白到人其实是很经不起推敲的，他醉眼朦胧中一招手，让张靠近点对他说：“你觉得我很可悲吗？”

“人总会有受难的时候，古往今来很多英雄都经历过灾难，您大人的良苦用心会得到理解的。”不听则已，一听则将他的心绪掀了开来，他仰脸猛喝了一杯对张看守说：“你如不怕，听我说说我的故事。”

“不怕，不怕，只是回屋去小点儿声，这都是为大人您着想啊！”

这已是张看守第二次叫他大人了，他这才注意到对他的改口，这让他觉得张看守还是很有头脑的。可是他没有回屋，执意

要在这月亮下讲述他的故事……

3

他早年投身共产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不久即脱党,去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后,投入汪精卫的门下,成为汪派的核心成员之一。抗战爆发,汪精卫投靠日本,他也随之跟上。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后,时任(伪)行政院长和上海市市长的他坐上了(伪)国民政府的第一把交椅。谁知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日本战败投降。树倒猢狲散,南京(伪)政府乱成一团。

1945年8月16日,他最后一次以(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名义主持召开(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解散“国民政府”。8月24日得知国民政府的军事要员将飞抵南京收编,为避免接触他急忙向日本总部联系,准备先前往日本,待稳定后听从中央发落。

8月25日,一架日本中华航空公司MC型飞机在晨曦中从南京明故宫机场悄然起飞,机上坐着他及妻子李励庄、秘书(情妇)莫国康、宣传部长林柏生等7人,他们此行就是去日本避难的。飞机在日本九州鸟取县西郊的米子机场降落。为避人耳目,他们一行东躲西藏,刚开始住在一个叫“水交馆”的小旅馆里。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派人将他们用飞机接到京都,准备把他们送到已安排好了的京都旅馆。但他认为京都旅馆人来人往,过于张扬,不敢入住。最后他们来到比较僻静的出町寺田墅庄。没过几天,又搬到更为隐蔽的金阁寺住了下来。

8月29日晚上,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称他8月28日自杀受伤,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

播,刊登在国内外各报刊。

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向日本要求引渡他一行7人回国审判。

10月3日,他在日本度过了战战兢兢的1个月零8天后,被押送回南京。一下飞机,即被逮捕,送往位于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没过几天,又被转押至宁海路23号军统局临时看守所。

那段日子,他甘愿忍辱,想以此证明自己的悔过之心,从而让政府能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他不甘寂寞,要来纸笔,每天伏案书写《我的八年来的回忆》,文章长达3万字,竭力为人们认定的汉奸行为辩护。

一天上午,他正在写他的文章,军统局长戴笠突然来看看守所看望他。戴把他叫到办公室,与他很和气地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戴要他安下心来,并答应要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他的问题。

与戴谈话后,他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

可没过多久,戴笠乘飞机失事身亡,就再没人提起用政治手段解决他问题的事了。

过了不久,就有通知让他与汪夫人陈璧君、(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等人转押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理由是还都事务繁杂,首都最高法院正在筹建中。

1946年3月21日,他同其他几个巨奸在大雨中被押往苏州。

月色即将西沉,一碟茴香豆还在慢慢地嚼着,而一壶酒已快见底。张看守听得入迷,竟忘记他已将一壶酒全饮光了。

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此时他醉眼蒙眬地望着已经西斜的月亮,一遍遍问自己也像是问张看守:“我是大汉奸吗?我是大汉奸吗?!”无论张看守怎么劝,都无济于事。一会儿他又大骂

自己：“陈公博，你个胆小怕死鬼，全国人民都不谈救国，就你一个人想曲线救国，一生的名誉就被你的怕死毁于一旦，你真是千古罪人，千古罪人！活该，死也活该！”

这时，远处寒山寺的钟声隐约可闻，他拿起笔铺开纸疾笔如飞：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要借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淘沙令》，借这个亡国之君沦为阶下囚的心境，抒发自己郁闷的心情。

“砰”的一声，酒杯被他摔到地上，破成若干片。响声，让张看守有些惊慌，他连忙上前扶住陈，让他安静，可是此时的他，已经悲愤得伤肝沥胆，哪里还听得进张看守的劝说，他倒伏在小桌上、伏在刚刚书写的墨迹上失声痛哭起来……

为自己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哭，还是为自己的委屈而哭？他觉得这也许都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感动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诗情，却不能拥有李煜亡国的郁愤以及大义凛然的胸怀。亡国之君尚能拥有沦陷臣民的爱戴，而他这个叛国之君，一个十足的汉奸，只能遭到人民的唾弃。拿此诗情比照自己，实在是自己自作多情的悲哀。

望着月亮下沉后的高墙，听着钟声又一次隐隐传来，面对张看守那呈现出复杂表情的眼神，他突然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到什么地步都能拥有一份自我安慰、自我超度能力，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还有什么好求的呢？

于是，他坐下来静静地想，他反复在宽容中卑微自己，在卑微中不断地宽容自己。他觉得自己犯下这国人认为的弥天大罪时，竟然还有人敢与他为友，听他诉说国人认为反动的罪状；再者，他这么一个曾经的一国之君，竟然与一个低下的看守为友，并将他的“家史”、他的“疼痛隐私”毫无保留地表露给这么一个

八辈子都莫想见他一面的人。这在他心里觉得是无限的矛盾，又是无奈的安慰。

4

当时苏州江苏地方法院看守所设礼、义、廉、耻四个在押间和一个女犯间。礼字间最高级，为一幢十间对排的平房，除陈公博一个人特殊安排一间外，其余三人一间，关押的都是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

陈公博自被引渡回国关押后，一直保持沉默，无论在南京还是苏州，除了这个张看守能让他在绝望之处被“迫”交流外，他与任何人，即使是随同押解的汪伪时的顶级同僚也不例外，就连与之壁邻的褚民谊也互不交谈。甚至在礼字间正常的放风时，他对这些昔日的“战友”也是视若陌路、遇而避之。他知道这些人虽和他一起曾在汪伪政权中共同谋事，存在一定的情感，但他更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权利之争。汪死后，朝野上下早就有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包括褚民谊）三派鼎立之说。如今权利之争结束，无形的“活命之争”难道就不激烈吗？陈璧君可以寻找理由说汪 1935 年就被刺受伤，虽担上主席之职，而无真正的主席之责，长时间在为枪伤痛苦奔波，特别是到了 1943 年后国事基本不问，皆由其他人代而为之；周和褚他们则会将主要责任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尽管周没有押解到苏州而是关在南京，但他还是这样认定周也会这么做的。于是他在这场严酷的“夺命大战”中深感自己凶多吉少，因此他觉得自己对于他们要更加警惕和小心。有时，他们主动对他打招呼时，他总是装腔作势地没听到或是采取其他能够回避的方式。

度日如年，他对自己何去何从渴求速决。他害怕这种人为

的寂寞，他甚至怀疑是否有勇气坚持到底。所以他要借清明之际写一篇祭文，内容有关“国殇”，再向老蒋悔过一次，表忠心一次，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白一次。为国家他不敢说，只能说是为汪氏，更是为自己。

这天上午，他招呼张看守又找来笔墨让他写字，在写字之前他先一遍遍看了他在南京写下的洋洋3万多字的自白书《我的八年来的回忆》。不看则已，一看他再也无法写了。显然，他的思绪被搅乱了。到了4月6日中午，他还是一个字没能写出来。

大约12点钟左右，张看守通知他下午对他开审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希望早点来到又害怕来到的日子。

中午1时刚过，苏州市万民空巷，在苏州司前街看守所通往观前街江苏高等法院的马路两旁，站满了市民。江苏高等法院审判陈公博一案首次开庭，人们聚集在一起，争看汉奸丑态。

他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踩一双黑皮鞋，被法警从看守所带出后，坐进一辆破旧的马车，在人群夹道的马路上示众。他觉得这已不再算什么了，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自尊，无所谓宠辱了。

下午2时，法庭开庭，公开审判开始了。

站在被告席上，他手持两本卷宗，见记者前来拍照，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当他听完起诉书后，觉得非常不服气，于是就问法官能不能当庭宣读他在看守所写好的《我的八年的回忆》。当审判长同意的话音未落，他就连忙打开卷宗朗读起来。这个机会对他太重要了，他惟恐审判长突然收回表态。这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心理，他要通过自白表白自己假叛国真救国的冤屈，他觉得让这个自白昭示天下后，他就死而无憾了，否则，他会死不瞑目。

因此在1个小时55分钟内,他用了全身解数将自白书读完。

宣读中他极力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为自己当汉奸推卸罪责。最后,他对起诉书提出了抗辩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等等。

对他的抗辩理由,法庭一一予以驳斥,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哑口无言。

退庭时,已是晚上8时20分。

4月1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他进行了宣判。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时,他觉得双腿不停地哆嗦,一时紧张得无法控制。

当法官宣读完毕询问他是否上诉时,他似有些回过神来地说:“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过,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在上次让我朗读自白书全文,我心事已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感谢。”

他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申请复判只是徒劳。可是,他的老婆李励庄不死心,向南京最高法院递交了《申请复判状》,请求重审重判。

次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

他离开时还没有忘记将自己的一支金笔赠送给张看守。

5

到狮子口监狱的当晚,他一反常态,向监狱长提出要吃肉喝